

北京舊志彙刊

〔康熙〕
順天府志

十六

皇清敕建明崇禎帝碑記

臣嘗觀古今治亂之迹，邦國興替之由，使後之人得而考焉，以爲法戒者，其義莫詳於史。大約國之興也，創業開基之君莫不有順天應人之舉，積功種德，爲累葉之所憑藉。其亡也，必末季之主或天資刻薄，殘民以逞；或黯弱昏庸，太阿旁落；或甚而縱欲敗度，滅裂綱常，種種失德，難以枚舉，皆因自取滅亡之道。即國祚之修短不同，而覆敗相尋，異世一轍。《書》曰：「與治同道，罔不興；與亂同事，罔不亡。」非虛語也。

我皇上聰明睿知，典學惟勤，涵沐六經之暇，尤研精史書，舉前代之是非，往事之成敗，靡不溯源窮委，一一究其指歸，而於明朝興亡本末，更瞭如指掌。於是深晰崇禎帝之所以失天下者，厥咎有在，非末世亡國之君可同年而語也。但當時既無實錄，日慮多傳疑，每厯睿懷之憫惻，於順治十四年二月內，爰諭工部立碑表章，恭繹天語，一則曰：「明崇禎帝尚爲孜孜求治之主，祇以任用非人，卒致寇亂，身殉社稷。」再則曰：「由一亟爲闡揚，恐千載之下竟與失德忘國者同類并觀。」

嗚呼！宸鑒及此，不能不令人低徊嘆息。頌我皇上明并日月，發幽光於已流；德邁興王，昭公評於隔代。真前此紀載中未有之盛事也。茲工部遵諭，礮石既成，皇上特命臣之俊爲文以勒之碑。臣係故明累臣，矢殉溝壑，幸邁永清之會，再續餘生，既捧徽綸而感涕，益驚專命而徬徨。以謏陋昏髦如臣，何能追闡遺徽，仰副皇上表章之盛心？然不敢不就見聞所及，謬述其概，以竊附史官之職也。按崇禎帝本以英敏之資，潛德藩邸，繼膺大統。當即位之始，正孽璫煽亂之餘，中外

危疑，獨能不動聲色，剪除大憝，如秋風振槁。因目擊人心蠱壞，盡屬如夢如醉之流，法紀廢弛，釀成不痛不癢之習，銳意更弦，猛圖法祖恤民，隱畏天災，嘗疏食布衣，痛自貶損，講幄之咨詢不輟，平臺之召對屢勤，一段宵旰靡寧，想望太平之意，誠有如上諭所云「孜孜求治者」。假令當日有先憂後樂之臣，同心一德，匡濟時艱，小康猶可坐致。即或中材之佐，警戒綢繆，尚得彌縫歲月。其如恬愉積玩，貪黷成風，下吏之精神，專用以鑽營結納，大僚之好尚，唯在乎值高多金，以致民窮

盜起。然發難之初，不過西陲一隅，亦何難於國家全力制之。而上下相蒙，以賊爲諱，嘯聚之勢日熾，月盛，攻城掠邑，有同破竹，然後舉國張皇，紛紛議選將、議抽兵、議加派、議設總理、總督重臣，臨渴掘井，毫無成算。以言剿則挫衄屢聞，以言撫則招徠無術。至於驕兵悍將，反借勢披猖，爲獲身符，來不能禦，去不能追，遂蔓延流毒，秦晉、楚豫、巴蜀暨大江以北，所在騷然。而朝端之上，方爭洛蜀之黨，目構玄黃之戰，厝火怡堂，獨以賊貽君父憂，間有一二耿介特立之士，以公忠體國

爲念，又往往不安於其位。一時内外文武事權在握者，無一實心辦職之人矣。致令仁明銳志之主，不幸而丁中葉陵替之後，起弊扶衰，萬難措手，兼之孑然孤立於上，四顧盈庭，茫無可倚，譬如尫羸之夫，病之初中尚在膚膜、腠理之間，中醫猶能按脉而治，及耽延日久，深入膏肓，雖有盧扁，救療安施。豈非天之所廢，莫能興之，而人謀不臧，適任其咎者耶？考史傳所載，凡末季亡國之君，覆車之轍，崇禎帝并無一蹈焉。乃身殉宗社，不引天亡之言，亦綦烈矣。嗟乎傷哉！有君

無臣，貽禍邦國，竟若斯哉！此明代往事之可爲痛哭流涕者也。我皇上深用惻憫，而欲亟爲闡揚，是即孔子當年作《春秋》之心，褒貶出乎至公，瑕瑜毋令相掩，俾天下後世讀《明史》者，咸知崇禎帝之失天下也，非失德之故，總由人臣謀國不忠所致。庶後之爲人臣者悚然知戒，而後之爲人君者亦知慎於用人也已。然則煌煌睿慮明乎致治，安邦勿玩小寇，而弭寇必以安民爲本，安民則又以知人爲本。此匪直昭一時之信史，實著萬世之常經。蓋永爲君若臣之寶鏡云。光祿大

夫太保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中和殿大學士臣金之俊奉敕恭撰。

順治十六年三月十五日建

重修府學廟碑記

王崇簡

順天府學宮之敝漦，廟宇之圯陋，不足以聳瞻嚮而興教化，非一日矣。鄉士大夫有意於此者數數也。絀於經費之繁多，所爲率群力以致庀者，碱甃窳桷之間耳，求其去腐缺而就礪固，化黢黝而爲絢麗，蓋未之能也。一旦嚴嚴翼翼，煥然奕然，則順天府府丞提督學政高公爾位之時，皇

清康熙之五年也。公甫蒞任，念教化之原未有不本於學校，況京師首善之也，凋敗若此，何以肅觀瞻，以作士風。爰咨於府尹甘公，議協志合，經度盈縮，材不謀於衆，役不出於民，輸橐鳩工，規蠹剔朽，而大成之殿、翼殿之廡、櫺星之門，以及奎樓、啓聖、鄉賢、名宦諸祠，靡不次第完善。繕度不給，復斥他羨以佐之，始於乙巳之八月，訖工於丙午之四月。其籌之之周，而成之之速，前此未聞也。士來肅謁其中，罔不歡忻舞鼓，稱說高公。既而少宰孫公承澤經過瞻禮，徬徨間以語予，思

有以記公之誼，而公亦望有以勉多士也。乃過予草堂，屬爲之記。予方愧以鄉人而無一縉之效，一役之力，敢不紀其實以載公之誼於無窮乎？昔董江都有言，治天下莫不以教化爲大務。立大學以教於國，設庠序以教於邑。其所以爲教化者非他，凡以明人倫而已！人倫既明，則人才自興。古者司徒之教，立之典常，民生而由君臣、父子、夫婦、兄弟、朋友之道，各適其性而安其處，而所以使之爲親義序別信者，則非由之之民所可及，必待民之秀所謂士者究宣其意，踐習服行之，

而後風可移，而俗可善也。則學校爲教化之由興，其重如此。今我爲士者，觀廟貌而忻悅，豈徒如緇流羽士之快得儼於所崇事而已哉。仰思先聖之垂訓，求乎子臣弟友之倫，即國家設學興教，惟此倫理之克盡天下，同此倫理，根於性則爲仁、義、禮、智之德，發於情則爲惻隱、羞惡、辭讓、是非之端，見於事則爲君臣、父子、夫婦、兄弟、朋友之常。聖賢經傳，諄諄告誡，無非欲人之無失其性。教衰俗溺，惑於嗜慾，逐於利害，偷合苟得之習靡，倫常遑遑多迂，是豈其性然歟，亦教化之失

也。故在上者興學以訓迪之學問，以開發其天良，聲容以薰陶其才德，所爲不過六德、六行、六藝之間，漸摩之久，倫理著明，人則鮮不孝、不悌之行，出而備公卿大夫、百執事之選，將無違忠畔義之嗟。人才之盛，必由於學校，信然矣。非第此也，夫由之之民日見其在朝者忠於君，在家者孝於親，所以觸其專恣之彝，而信義敦厚之俗有不油然而成者乎。傳所謂「人倫明而小民親，親長長而天下平」，則教化非致治之大務歟？嗟乎，今之子孑然挾冊而講肄，鼓篋而弦歌，貴於

由之之民而謂之士，若徒攻訓詁、侈詞章，以取科名爲能事，殆非公所以興起教化之心，亦非所以永公之誼於無窮之意矣。是役也，捐俸以助者，順天府甘公文焜、提督學政內國史院侍讀蕭公惟豫，司出納則署儒學教授宛平縣縣丞張君雲孫，而府照磨汪君湄則董工作者也。繼至爲今教授黃君忱孝，是宜並書。高公名爾位，字顯之，錦州人。

康熙五年歲在丙午十月吉旦立

傳

都門三子傳

王崇簡

于奕正，初名繼魯，字司直，宛平人。世強力殖產，號素封。奕正生而俊潔，喜讀書，性孝友。喪父，讓財於兄弟，獨居荒園。治舉子業，耻剽竊，爲文章在諸生中嶽嶽無所讓。其所交游，皆當世名人，以故多畏惡訕笑之者。奕正工爲詩歌，好游名山，嘗言：「秋山嚴靜澹峙，如有道高人。」每於霜清木老時，驅驴而往，窮岩絕岫數百里間，無不周覽。遇斷碑，必披荆剔蘚以識之。或攀枯藤，躡危石，逾其絕頂，慨然賦詩，有超世

之概。當世名人來輦下者，皆知有于生。與楚譚元春友夏、劉侗同人尤稱友善。兩君來京師，必客其園，與同人著《帝京景物略》。崇禎乙亥，偕同人取道秣陵，遍歷名勝，將之楚會，友夏止之，遂歸。而疾作，卒於金陵旅舍。初，于生夢與故人郭聖樸舟入於壑，聖樸先是客死秣陵者。既而夢歸，見母手滌鼎三，指鼎耳問其環，母答：「兒無環矣。」寤，告友人曰：「三鼎，士之祭，母言非兆耶。」死願擇秣陵一片地，與聖樸同葬焉。」既卒，同人曰：「達哉于生！雖然，死歸

附於壠，禮也。」遂護其喪歸。楊曰補、顧與治刻其遺詩數十章，所著《金石志》、《樸草詩》與《景物略》行世。于生南行，將著《南京景物略》，竟以友夏不果，惜哉！子藻能世其業，同時都人士有崔子忠、黃鼎，皆以志行聞。

崔子忠，字青蚓，一名丹，字道母。其先山東平度州人，嘉、隆時，有仕至顯官者，子補蔭留京師，遂家焉，即其祖也。家故饒，萬曆間，上供珠玉諸珍貨，率僉京師富民辦納，中官勒抑，費不貲，復不時與直，家以此中落。子忠爲諸生，甚